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五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復厲伯符觀察

庚申六月初一日

奉手書具承一切淮北票鹽運楚行銷一節細閱鄭
祝三說帖以隔省呼應不靈爲慮大約此事如成有
益於皖北軍餉不少若滌帥午帥翁中丞此事奏明
楚省辦理必不可奉行惟地在豫州必掣楚北之肘
無利而人尙疑之有利則羣起而爭之日後費盡無
限心力只煩一奏便作罷論應請從長計議愚見自

古謀楚之要必以申息爲北門春秋之際秦漢之際及南北之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以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爲強兵計耳如奏明由楚設水師於三河尖并酌護陸師卽在三河尖設總局地勢乃能握要烏能集新集仙花集乃第二層黃陂站順河集爲第三層派人稽粟而已三河尖水師陸師軍餉因鹽而設兵卽因兵而添餉越竟圖遠是否有利無害愚見尙無把握若在黃陂站順河集試行恐挂一漏萬無實濟於軍餉且僅以抽釐爲心亦非預防北門總要

之義至祝三車運倡率之說實苦得人之難水師又
苦造船無木尙乞與藩臺糧臺總局牙釐總局細商
另酌以便函復午帥并乞將午帥成本原單寄來李
元忠新放鳳陽者又不知爲何許人恐此方之利終
非能歸於公家者尙求沈思審決弟處已將來信并
復信先行抄寄滌帥核酌矣倉穀盤量小費不足惜
此愛惜物力核實有益之大政荆宜之錢兌銀解糧
臺均如所示辦理已另行札之矣

復官揆帥

奉手教洋葯餘銀二萬七千擬奏明以一萬濟浙江

一萬濟皖南查浙江軍事至緊其地有甯波大戶儘
可爲助王中丞平時久處優厚之境一旦緊急故公
牘倍乞不厭其詳非如林翼等之從苦中過來也

廷旨部文至今未及浙江之餉蓋

聖人已知

鄂力之艱難矣至皖南本屬無可生發然以一萬送
小浦尙屬可行若周天受一軍之在甯國者向無帳
房兵勇通有家眷卽潰散亦是應該也愚見部中撥
餉亦明知其虛無而毫不著意姑以此了紙片債耳
其著意惟在京餉若奏明以洋葯濟浙皖部中又生
出許多波折恐終是著令鄂省另補京餉耳又都公

留鄂之摺初旬可批回昌營專防英霍萬不可去但未卜都果能留鄂否如不可強留亦必再索萬金及數千金之餉實則淮陽清江一帶餉比鄂中爲優天下惟鄂是苦人是笨人耳滌帥督兩江日後必於兵事餉事大有起色惟兩江之督斷非徽甯一路所能成功應以一枝出浙江以包蘇州之後并造水師以一枝出淮安揚州造水師則江湖河海之血脈皆通而鹽場可保其一枝出徽甯者又須分三小枝造水師以通東壩太湖則江甯常州蘇州之賊處處掣動如此乃能成功於二三年之內否則終無了期李

次青劉霞仙左季高均應爲滌帥之助乃能分布施
展兵餉兼籌若僅一二路進兵必無濟也故愚見仍
以畱左爲是江督之職只要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
患貧也鈞意以爲何如新仁等營已回到英山卽日
速到江夏青山紮營弟尙欲另撥信左等營回省以
重根本也

復嚴渭春方伯

奉手書具承一切覲唐之才公屢言之均致之滌帥
矣滌帥亦思皖南可恃卽移節淮揚其地江湖河海
一氣卷舒且以鹽爲富強之本如相得益彰異事之

幸也弟於兵戎之事向以外國主撫內匪主勦爲定見弟無疑於覲唐公言圓通之病弟尙疑之滌帥德高而謹慎之過季高才高而偏執激切之過均性情獨往不能易也弟今春憔悴之狀自分必填溝壑四月以後興致又別亦殊不料滌帥季公兵事近年乃日進可見人貴專一精神所致金石爲開兄能稍用心異日必受益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修頭修足修邊幅人不宜也勒捐事待時而行此外各事宜均應早爲籌度或先勤後勒一步緊一步兄自與糧臺酌之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

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撐一年乃可保也艱哉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鹽勛加價稿子均妥七子同心宣布盡力籌謀乃可有裨飢寒逼身慈父尙不能得之於子况夫勇悍之夫戰陣之際哉賊勢實較七年八年加五六倍或七八倍今年必又倍於九年矣笠西雲卿且不動移雲卿之志如老僧不願荊州同知之膏潤也吳嗣仲有才實勝於阮然弟是拙人弟是下等才分愛德而不好才故德安一席竟不能決心中目中

竟無其人公再思之

致會滌帥 初三日

左季高不願入蜀以素與蕭軍不和願依丈而行來
信并駱郭信附上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
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
危難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則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
南分謀淮揚不出仁人之疆域臨事決疑定策必大
忠於主人兩路均是一面之才且吳禍大於蜀不難
執理直陳請丈專稿擊銜拜發

復孫樹人司馬 初三日

得書具悉種切近舒近霍山險各卡次第完修至爲
欣慰惟迭次函札俱言礮卡並修來函言卡而不言
礮何耶夫有卡之不可無礮前後各批札函已詳言
之鄙意一卡總須五礮或三礮或六七礮如品字形
心字形梅花形凡卡外一里二里迎於必由之路排
設數礮卡內拒於必由之路橫立二三礮均可制賊
之死命卽兵潰勇敢賊卽逼卡仍莫可如何又或於
卡門內相距十丈八丈六丈正中門設一礮卡門外
十丈八丈六丈亦設一礮均大有益高下因其勢左
右酌其宜務乞妥酌兼修堅實落成爲要兆字左後

兩營應以不動爲是至該營餉糈各局紳是其專司自應力爲籌畫何得懈弛現已飭營務處向英山捐輸借籌一千未知應手否英山潛山皆百姓也似稍偏枯鄭兵千名亦由營務處酌撥教演以資得力一切情形隨時函致並同朱柳二紳均同稟復爲望

復武昌縣錢穎瀾

初三日

接到來函並另摺具承一切珂鄉蹂躪之餘瀛脊必經遷避平安之報跂予望之所擬浙省籌餉八則有可採酌亦有窒礙詳復於後一所議私茶改歸甯波通商一節可採一所議內地海船改歸甯波貿易一

節可酌採一所議鹽法暫時變通一節總須化私爲官商民均益一所議勸捐分別辦理一節可採一所議釐金應設分局一節可採而辦理尤在得人浙江向以釐金爲中飽之資驟而繩之怨謗叢起誣人噬人可慨也已一所議放餉分搭餉票一節天下事惟實可御虛拙可制巧餉票是虛是巧誤國計而妨民病兵莫此爲甚窒礙難行一所議捐局仍照銅捐辦理一節亦有可採軍務省分捐輸多係通融辦理做照銅捐例六成收捐以三成現銀上兌餘搭餉票亦權宜之法事屬可行一所議嘉湖蘇州一帶應重用

水師一節天下兵事北以騎兵爲要南以舟師爲要
嘉興湖州蘇州係屬水師此條明白曉暢爲切要論

復余會亭

初四日

接來函具悉管家渡樂兒嶺外一層邊防應以三石
嶺六萬寨兩處爲總要且險隘天成足資保障應卽
建寨設礮擇日興工凡一卡總須五礮或二三礮凡
建寨之處其緊要門戶迎於必由之路亦須建礮則
寨乃可穩惟須因地制宜尅期蒞事以期有備無患
其土地嶺等處邊牆礮所卽日興工此是內防只應
派團勇十名巡守官軍仍應捍蔽其外也至切至要

復嚴方伯

奉手教具承一切守城札稿刪去煩雜尙應堅守十
州縣清查案嚴檄行之礪卡另是一案不牽入城守
之內明日再行也公意守邊第一守城第二愚意守
城專一而功大爲第一義守邊紛岐而功小爲第二
義設城不可守古人何以必設城哉城不失則賊固
易破矣南岸本無憂可放心公欲札飭藩糧二庫各
存二十萬之銀以備急需遠謀深慮弟所不及第行
之已遲則無益發之太驟則有害七八九年餉足之
時未行今日餉已竭而後行之故曰已遲也刻下各

營日以欠餉向舟次委員討賬委員向丹初兄討賬
久拖久欠嘖有煩言是徒使客卿爲終日之憂而大
局有不支之勢故曰太驟則有害也本年蘇杭常州
之失均各六十八十萬百萬白送與賊匪而民間之
存積不與焉每念及此感喟何如愚見此事總須當
可之謂時耳當其盈時應可封存留有餘以備不虞
此冢宰制國用之說也當其歉時應卽發散權濟一
時而不復計後日之有無多寡此有鑒於鹿臺鉅橋
瓊林大盈及朱鬍子金交椅等事也竊念當伯符司
度支時弟在省中傾兩庫以供之如取如攜隨期支

放丹初兄既不能悉二庫之盈虛性情專摯窘迫其
手則丹兄更苦求正人以興楚乃使司農仰屋而嗟
心竊不安然此猶卽客卿之心境而言本年之事勢
或秋或冬是狗逆必爭之境母狗子狗均在安慶夫
豈甘心困斃耶弟意保楚以謀吳成功則天也圍金
陵而先失蘇常覆車之鑒亦可隱憂一年之中存亡
安危所關甚鉅弟非不與兄同心也不苦撐不咬牙
終無安枕之日矣請與公約藩庫常存銀十萬糧庫
常存十五萬兩姑以戒備不虞其餘各項均請視丹
初之憂樂盈虛而時濟之并求丹初同伯符公商酌

發伯符路數較熟耳兄意謂得札可以攜賑弟意攜
各處之賑及督撫以下大小支應則可以攜糧臺之
賑則不可弟除應捐四千外六月以後之養廉一概
不領并懇求揆帥亦均暫寄庫中不領凡領養廉者
均視此凡一應司中支付均請開示節省法門一并
先急軍需付糧臺而供前敵多舒李楊四大統將余
成梁吳等四小統將弟訪察最久實屬勇額不虛臨
陣不惟希庵厚庵雪琴手筆最闊然而不以官養家
也或者天憐其愚猶可久持乎楚人敬畏不怠非得
桐城安慶廬江破巢湖而以水師入內不準縱樂自

怡悅得此之後弟必先撤萬餘人以節每月七萬兩之餉其時任提存三十萬兩亦可行也今年之打狗也勢如騎虎我亦無法何以有寬注梅村前寄我一函求兄與丹初伯符香雪兄妥籌擇行此曠代醜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復多都護 初五日

貴營分飭日內移駐挂車河西其地距桐城稍遠而距龍井關練潭等處尙在五十里六十里之間能否聯絡一氣呼應靈通卽鉅股上犯不致爲其所乘老兄必有把握都將軍近又奉到 廷諭飭催前進

弟與揆帥奏畱一節計初八九日可奉 批未知

聖意如何大約都公未必可畱而六起馬隊與

昌營三千三百人則必難抽撥耳愚見貴營駐紮之地總須左顧右盼照應龍井關潛山練潭等處乃爲萬全長策前路地勢舒展則我軍戰勝可以追殺敗賊馬隊之力如鶴盤遠勢乃可得訣且後路聲氣聯絡卽大股猝至可杜包截狡謀老兄高識遠慮尙乞預爲酌度至介唐新募之勇弟飭其七月初旬必須趕來十七日奏調批摺近三日可以奉到其兆字五營現已飭令斂入山內並囑孫樹人代爲照料惟介

唐去後官心與民心不洽隔省辦事實苦難施展耳

復衛靜瀾侍講 初五日

豫州中原樞紐任捻逆之縱橫馳驟無復過問之人
縱賊殃民參勇爲賊日朶月削民命何堪弟將豫省
近年顛連無告之情樂正欺謾搪塞之狀臚列入

告又敬舉十六賢才而旭初其一也兄春閒在營
知弟憂吳其時吳事方萌人固以弟爲狂愚耳此時
下游之賊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併力西犯弟函
致鄭松峯觀察請於商固光州一帶厚集兵力先事
預防松峯官聲本好心地亦熱但未審事權應乎否

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現飭添募彌縫其闕亦俱未到而餉欲竭矣天下兵事南以舟師爲要北以騎兵爲要史於劉項戰事於樓煩善騎射擇軍中可爲騎將及騎將灌嬰各事均大書之是劉項之興敗在有騎無騎矣光武曰今日觀突騎之戰樂何如也光武起春陵新野間且觀河朔騎兵之盛宜爲此言卽佛狸有足無足之說亦其旨也弟意欲兄募騎兵以保楚之北關而規畫豫州當非肉食之近謀大抵馬兵一人月七兩可養步兵二人可養馬兵一人馬兵一人得方又可抵步兵五人此則我輩之善取

其長而募所習要亦須選擇訓練耳兄處河朔專募
馬勇是弟獨斷之見亦欲勇可自備馬匹必不可
行請兄精選勇敢沈擊尙恥任氣之士百五十購馬
二百匹多購數十匹備馬力之疲并購鞍韉等件秋
高來鄂以精實爲先務不能責兄以程限也兄離鄂
之日或疑兄其欲隱弟曰否否兄固非其人且盜賊
充斥之天下何處可隱居乎亦非其時非其地矣已
將來函復函抄寄丹初諸公於本月杪摺差之便專
寄銀三千兩到新鄉公便宜行之弟惟盼虎士來助
同多公舒公李公大戰三五次便乞公獨當二面耳

日久則流弊滋多甚且成尾大不掉之勢異日遂與
地方官及督撫相齟抗孫參將德性器量向在內湖
能否統轄全省請詢雪琴如雪琴與滌帥以爲可用
則無不可行也蕭濬川病歿成都出師未捷身先死
良爲惋惜姪力疾從戎前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刻
下畧可支持附以奉慰

復余會亭副將

初六日

得書具悉壹是幹臣移紮青山莫爲後勁樂兒嶺一
帶趕修礮卡立志必果勒限必嚴堅實落成每礮必
分派十人防守來示有所自恃而不爲人之所誤一

語是謂能自立是謂能君子之強忻慰無似至所論
援賊內犯必指天堂外包必指商固尤爲洞悉賊情
礪卡成則捍禦有資緩急皆有足恃亦節減兵力之
一法也貴營抱病勇丁亟應調理所需葯餌現已飭
營務處專送矣

復毛驥雲

初七日

奉惠函具承一切礪樓工費此閒每座不過二百數
十千文業已辦有成效襄陽木工工程較貴必不至
千串之多應請老兄核實籌辦以節浮糜至老河口
之土堡土濠一律修復因利乘便應卽實力行之殊

切懇懇襄陽差蠹實爲通省之冠來示西鄉蠹役張紹榮倚勢嚇詐魚肉鄉里亟應不動聲色設法密捕弟已另備公牘二分一行道一咨軍門存於道署一俟尊處勒掣到案之日只係審問眞名不必復訊案據可卽密咨顏軍門飭營會同正法弟向在黔中凡遇積匪猾盜卽如此辦法至此外姓名不能記憶惟知差役之窮凶極惡以襄陽爲最耳又來示北鄉顧三彪兄弟倚勢逞兇無所不至等情大約府縣之所畏者卽是此人梁令乃良吏不能如一降賊何可傷也已惟尊意欲會宗君往掣似不可行凡兵皆不可

捕盜凡貓皆不可捕鼠此近年之變局也惟顏軍門之爲人與近人不同爲可敬耳弟意此事大患在三彪四彪兩人須將三彪四彪先行懲辦則五六等彪不難應手清恙未瘳深以爲念惟冀加意調攝保衛精神實所至企弟病骨支撐較之上年有增無減而默念時事則義有進無退也

致曾沅圃觀察

初八日

各處計謀之人老成之士均謂安慶合圍早期收復則皖南皖北全局皆振前者公言厚庵力主合圍之議公乞厚庵希庵入關面商以三傑謀一城其謀必

臧未知近日所議已定局否竊謂陸師稽延致膠庵
久頓黃石磯於今三年其焦憤情形殊難言狀皖商
秋初有二萬餘勁旅來會雖倣處孱弱可虞然兵事
以求戰爲主怒賊而速使來援未必不可咬牙切齒
痛殺一番也如與厚庵希庵商定卽求決策定計艱
然勿疑并請示復

復方子白翊元 初九日

承示求治太銳用人太驟等語非愛我不能直言然
時事艱危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煩俗例乎且銳者
何時驟者何人尙祈明示以期改過而從善也前在

宿邑面商之件已令備公牘二分交來紀奉上一係
請查襄陽安陸德安荆門四處釐卡之弊及教匪頭
目并各屬奸胥蠹役等弊不可宣布一係訪求正人
表揚節孝之事可以宣布應請足下切實訪查隨時
密示爲企所到之處不可接見官長恐異日官長誣
陷於台從也

復余會亭張和甫

初九日

奉書並地圖具承一切霍西正路匯要門戶來函言
樂兒嶺爲第一重土地嶺爲第二重老阿澗爲第三
重形勢瞭然在目老阿澗二礮尙少應增爲三土地

嶺之左右兩峯四角尖鐘鼓樓二處各築一壘不若各建二碉以碉有藏身之固也蕭家坑蘇家坑建碉之議原係專就土地嶺形勢而言改建樂兒嶺最爲妥當但嫌二碉不足應建三碉五碉或七碉聲勢乃壯非寨不能清野非碉不能堅壁彼此互相聯絡外防穩固而第二第三重門戶必可無虞至土地嶺去路左旁大坳碉卡並修以求無隙可乘均是妙著亦須三五碉乃有形勢尙希嚴切勒限堅實落成並將霍南各處山險妥速履勘爲要鄙意總以運籌霍山全局爲要平時派民兵十人入碉堅守仍以官軍千

餘人另紫要地助礮卡之聲援尙應另籌三千人在
活潑之地以備援剿此地此山此軍乃可萬全也

復曾將軍十一日

奉書敬承一切季公隨征之奏到祁門即可拜發作
梅言造船須在九江武漢下游無木料蘇絨秀油蓋
價值倍蓰於上游也意欲造成直從賊中打去事勢
固爲直捷而心以爲危尊見以爲何如又言江蘇內
河桅木須與外江稍異河窄橋多不能安桅須備活
法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并閱所著書
慨然深閱以必得佳壤爲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

士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
言日期七月最佳八九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十
五十卽先行前往相度而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如
待懷桐之克復則作梅歸里明年再定林翼在此僅
彌小缺而大局安危必待三傑及援賊之未至奏乞
四十日之假得以馳歸稍贖罪戾安慰先靈實所深
願惟當吳事潰決之後軍情攘側朝野驚疑畱此終
年於事固屬無補去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
能決也時事艱難林翼又復神疲氣短作梅之意蓋
深念之矣此中遲速行止敬求鈞示書院地基距先

嚴塋地舊穴新阡均不過里許山川靈秀毫髮無憾
已遴請鏡瀾十二賢人經始矣

致曾滌生官秀峯駱顛門

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奉初五日六百里

寄諭

聖心

眷念蜀疆兼以彼中軍政需人欲令左季高京堂獨
當一面 天眷西顧 宵旰憂勤曷勝欽佩左

公畱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間
且只三四千人亦恐不能獨當一路共性情過激若
與心誼素不相屬者共事恐難免決裂以徇其於蜀
事亦恐無補不如暫附滌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

禍其庶有豸乎蜀亂初生軍政久弛滇匪咽匪訖於
內石逆耽伺於邊城非老成壯猷未能挽此危疊鄙
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多年轉戰粵湘皖北
江西等省久於行陣軍旅之才忠良之節均可信任
林翼素不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而屈指計數自以劉
中丞入蜀督辦爲妥前疏中已與張石卿先生並提
及之若令由閒道出西陽秀山兼程以保川東取徑
猶易不難及時補救粵西司道尙有人在亦不至遽
失秦山之依倚且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
取其輕以巴蜀之財賦居楚地之上游足以養兵平

賊清內寇而禦外侮與局守桂管緩急迥異擬卽據
情入 告未審尊裁以爲如

復多都護

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奉到十一日惠函具悉蘇常之賊已回
竄丹陽句容蕪湖及東西梁山等處僞普王楊逆調
集大股來援懷桐又據探報和州及巢縣黃山一帶
均有數萬之賊等情此時賊在下游已無所顧忌牽
綴其目中意中惟有楚軍耳賊勢之多賊情之狡必
較上年尤爲兇悍貴部現在前敵兵力自不可薄希
庵援應各路亦止數千人不宜多調均應如所示辦

理弟亦永不再撥矣都將軍坐索兵餉苦難不休此
閒兵力實難抽撥只好如尊示所云聽其另募可也

復舒都護 十五日

奉手書具悉遣回殘廢官弁及不堪用之西丹業經
抵省交付之後即可存而不論我輩作事只求問心
無愧自盡其職分而已頃聞尊處馬隊月餉營務處
叩銀一分安營總花營總又叩一分弟前已函詢尊
處得尊處回信均是實情後又函請尊處速即嚴行
禁止又現在數月每名兵丁竟叩至一兩九錢不等
以作領餉盤費並在營一切公用省中營中物議沸

騰不勝駭怪閣下公忠體國軫惜兵丁該營總及營務處等侵公項以肥私橐致令軍心解體怨歸閣下貽誤匪輕應請斥革嚴參弟與兄至誠相接不敢不以實告應請嚴切辦理飭該營總及該營務處將從前所剋叩各項照數退還以平軍心而肅軍政實所至幸該營總等貪鄙枉法欺兄忠實結怨眾兵必應嚴行參辦再前次馬隊從霍山拔營花營總於沿途應夫外復額外索夫價錢五十九千文並將道士冲沈委員轉運局拆毀此項錢文係鞏從九面交岳營總營務處庚弁收領應請閣下嚴飭歸繳岳總管

是令弟更不應誤我兄聲名也大屬非是弟與兄相
依爲命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必不敢稍有徇隱以負
閣下尙其諒之并請將尊處營務處營總職名開送
爲妥再老兄不識漢字恐此信拆後貴營務處通同
一氣上下相蒙亦不實話告兄茲將信函封好卽交
專弁面交

致閩丹初農部 十五

前將酌增舒六公費一節函致台端諒蒙察照舒公
忠厚樸拙人也打仗忠勇不欺不猾實近日戰將中不
多得之員現已將該營尅叩月餉彌補公費之事一

律禁止應請老兄速行籌給公費以資辦公蓋責人以法須養人以私乃所以養其廉也似不必斤斤計較爲是

復都直夫將軍

十六日

奉到惠函敬承一切麾下督辦淮陽迭奉十餘次

廷旨飭楚撥兵迄今尙未成行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實形單薄兼之蜀吳警變釐金大減鄂餉虧欠至鉅又因四川蛟變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同爲澤國兵飢民飢焦灼萬分狗逆大股上犯均是意中之事昌營以三千餘人獨當英山霍山潛山

山險之要兼防六安商固一帶情形已熟且據余副將稟稱每營五百餘人染疫者居其大半可請將軍派員前往密查虛實并查明地勢兵情是否自可明白其不可抽撥情形七十日以前早經說明矣現已函商希庵禮堂兩兄擬撥趙國香一營譚仁芳新中一營擬張寅恭改帶選鋒一營都司吳亮才一營撫標守備胡世英一營共二千數百人均歸趙國香統帶趙國香有桐城之罪亦有八年麻城三千人獨樂陳玉成不得違之功至馬隊之事弟向不經手無從代籌也

復余會亭 十七日

奉書具悉。壹是前得張令來稟，據稱六萬寨險隘，天成宋時舊址，猶在。可以因基修築，妥設守備。霍城形如仰釜，憑高內瞰，動靜皆知。每次大雨，則城內積水數尺，幾無立足之所。不如建寨保民，倣古人堅壁清野之法。乃有竇濟等語，與來函大旨相同。業經照準批行，並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在案。卽請察照至貴營，應駐何處，惟足下妥酌示復。爲要。樂兒嶺似非僅三礮可守也。酌之。

復黃陂釐局姚桂軒 十七日

接奉惠函具悉種切自巴蜀吳越之警變釐金日減
餉精虧欠至鉅飢潰將不堪設想所冀秋冬大有起
色藉資彌補惟足下速籌救飢之法整飭局務力救
危盪不勝感企承示任事可以隨材受恩不敢先眾
官人器使之道敬事後食之心斯言盡之矣此次保
案楊鳳_達應卽節去畱觀後效以承盛意

復鄧守之傳密 十九日

奉手翰并惠寄各種書冊均收到尊大人五種擬寄
都中刻之地志韻編俟軍事稍定再行酌付剞劂也
滌帥受任於覆軍之餘兵力餉力俱形不足甯國被

圍日久赴救尙遲若此城不保則滌帥進兵之路尙多阻隔皖北上游八年之久無一官經理并無一人過問現經分飭辦理營務團防添修礮卡等事皖事當有起色湖北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一片汪洋所示靈泉洞一節目前決不可行蜚鴻滿野不惜民而興役以飾寺觀人其議之矣如蠹土無恙人民安樂三五年後再行酌議可也

致左季高京卿

六千君子可以獨往獨來但願餉事不虧不掣公肘不攻堅壘大功必成霞老人軍亦大有裨益滌帥實

授兼兵符殆如中國相司馬之氣象誠明之至上感

九閭軍氣孔揚卽公與霍老精神亦旺七月中

旬似可啟行途次行五日卽小佳一二日更覺體驗

真切禱門尙須一月乃可謀戰事也兩次覆奏均滌

帥官帥主稿林翼於塵世之事確守不爲天下先之

旨其意竟與人迥異近年督撫以不帶兵爲自便之

計亦且以不知兵爲自脫之謀此所謂甘爲人下而

不辭也凡事以謙爲美德惟兵事不可謙謙則爲敗

德且手中腹中無兵無將卽一步不行公謂張公氣

魄資望大勝於劉不知身在干戈之際氣魄資望一

錢不值也營中公費須多定數目丈到皖南須添招
本地正士聚人曰財毋學鄉里老儒得一修金便覺
一生喫不盡也軍事以用財養賢爲正藏法眼嘗笑
世無不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污自私自肥之
豪傑公之小廉曲謹婦孺知名矣不私一錢不以一
錢自奉又何疑而不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乎

復舒輔庭都護

十七日

目下霆營已隨滌帥渡江黃州一帶空虛無備徇逆
逞志於下游其目中意中固未嘗須臾忘郢也貴部
馬隊應請均移黃州擇驛路近水草處牧養庶可量

內地之防而伐逆賊之謀蓋馬隊強勁賊所深畏今
彌山彌谷一望成羣賊黨必卻顧而不前矣惟弟意
在下巴河西岸一洲上離黃州約三十餘里頗有人
戶麥田如此地可以游牧地是驛路水草又豐且三
面阻水收放亦易爲功倘有礙小民生計則函商薛
令察看酌量由官給價籌補此外有無驛路便於水
草之處尙望兄台與薛令酌量弟已另函致之矣

復曾沅圃觀察

二十日

奉惠函敬承所示運籌帷幄周而無遺想見馬文淵
聚米爲山虞宣撫以笏畫地意態雄傑虜在目中應

一一如尊示辦理城賊已成釜魚早期肅清則廬江
無爲巢湖等處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
著手處也餉糈雖竭林翼當力籌二三萬金爲他日
成功之一助都公不諒林翼苦境苦心實是無法不
得已只好撥親兵二哨以資其行而 廷旨必又
嚴行責備矣巴蜀財賦之區居楚地之上游 宵
旰憂勤卽應力圖補救現已奏請劉印渠中丞入蜀
督辦如蒙 俞允必能清內寇而禦外侮力挽危
疆蜀事有轉機亦楚之利也

致衛靜瀾侍講 二十日

貴省近年以來百姓之身家性命其爲捻逆所傷殘
兵勇所荼毒者不堪設想雲浦中丞奉 旨督辦

防剿事宜蓋

帝念中原長城倚重誠能改絃易

轍一反從前大帥所爲或可稍蘇民困自古未有不
戰而能守不剿而能防者也弟前此賢才之舉曾列
旭初大名二八同升必不難宏濟艱難及時補救惟
團練可以濟兵力之不及而不可與言摧陷廓清之
事以額兵所無能爲力者而責之不教之鄉愚以糜
費數十百萬之餉所不能有成者而責之不名一錢
之民捐民辦此則私心所未安者也近探賊眾分布

和州蕪湖兩岸勢七四趨前請閣下代募虎士百五十人如力不能及則馬隊百人亦可自成小隊購馬二百匹並備鞍韉等件秋高來鄂以資征剿茲奉上銀三千兩惟閣下便宜行之不勝感企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取其所長而用其所習弟惟日盼鐵騎前來如何選法如何操法諸候尊裁非弟所能遙度亦不責兄以程限也

復孫樹人司馬二十日

大抵山險結寨之處可建礮樓若平原曠野四圍空闊無險可據無基可乘恐徒費財力當作罷論舒紳

朱溶等倡義旂而練民兵者有成效潔堪嘉尙應卹
札獎照辦而以秦褚朱董諸紳輔之並聯絡涇彭二
紳一氣孚心和衷共濟一一如所示辦理至霍西之
樂兒嶺土地嶺老鴉澗等處亟應設法興修並將霍
南之三石嶺白沙嶺佛子嶺等處詳悉勘明妥速稟
復爲要昌營勇丁不得以新章爲辭遽行裁減其應
設法補苴之處已飭營務處查議矣昌營撥員勇至
兆營教演陣式槍礮自屬可行禮左營應發功照六
十張分別給領以示獎勵前據張令余副將稟稱霍
城難守不如六萬寨險隘天成可資保障守寨與守

城同失寨與失城同業經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
在案應飭張令妥速修築爲是淮鹽一節如能暢行
有益於皖省軍餉不少自春秋以迄秦漢及南北之
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以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
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
爲強兵計也惟越竟圖遠殊費周章利之所在人爭
趨之鄙意久欲舉行並迭次函商祖庚中丞皖之利
卽楚之利也張令諸多掣肘已函告滌帥盧又熊駱
勇爲賊令人髮指皖撫優容養奸反復陳說付之不
問當並函告滌帥此等敗類畱之何益當有處置矣

致閻丹初副郎 二十二日

劉公入蜀之議諒可補救萬一然蜀中必無完膚矣
四面環繞楚之存者幾何近年賊計專布遠勢而我
輩并忘近憂可傷也已團練之說出於邸論謂一有
團練則凡兵可撤凡餉可節大抵肉食之謀事總在
便宜如言兵則以不費錢不費力不選將不立營而
委之團練如言餉則以大錢鈔票等事爲至計其弊
無窮誤國殃民只生於浮僞討便宜之一念耳請餉
安得有餉姑發一笑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五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六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曾滌生制軍

庚申六月二十一日

荆宜漢沔水災重大各處釐局冲去十餘處前擬官捐後接派民捐刻下尙須緩辦也丈之批牘言簡而當於情理無冗字閒句而意義精深殆如東坡批范滂甫講義也林翼批牘或比俗吏爲優以此上塵水案殆如河伯之望洋又如子貢之言宮墻也去年多病冬月囑黃子山飭各房書吏雜鈔十本亦不過十

存四五耳十本之中抄存二本作梅閩定偶有圈點
辱承台命謹以就正有道臨發又增慙愧欲不寄去
而又不可也

致閩丹初農部

六月二十一日

毛旭初若肯往返函商弟當告以愚慮第一要件要
練馬兵四五千步兵一萬乃可保耳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今日之說團者是也

致左季高京卿

六月二十三日

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此愚人之私意即弁
以蜀督而自薇柏以至州縣多爲小人官作亂於上

民思亂於下吾恐丈之必不能堪也且未亂易治已亂易治而將亂難治其上下官吏異常放恣異常昏庸異常險詐蜀事是也舉劉入蜀是不得已之計近年天下督撫多半不能兵事亦且無處募勇方今

天眷西顧震恐悚惶凡爲人臣宜如何籌謀盡善以答君父之憂哉

致會沅圃觀察

二十三營卽移營合圍此事是全皖根本卽是謀吳根本安慶不得全局不振惟丈毅然行之至援賊之多寡他處之安危責在多李斷不致掣動安慶圍師

也凱章十六日乃始從湘鄉起身而各路之乞兵於
滌帥者甚切安慶對岸求丈乞兵於江西或可稍斷
接濟是爲至要速與滌丈言之必祈早到否則北岸
緊而南岸仍然偷漏無益也

致李香雪都轉

六月二十四日

沔陽密信紅沙廟豐口頭仍須修築然不講究根腳
則不能踏實漩渦卽是腳虛之實證凡築牆造屋皆
然作人作事亦無不然司馬公腳踏實地便是經天
緯地之奇才排沙口築室道謀羣言淆亂莫得其衷
可請密商方伯委實心虛心人前往密看仍須周覽

博諮以盡其情左斐州之外尙有人否浙江之餉富
於湖北現在軍中及官場受用之數舉劉入蜀此人
才不如左而氣度較勝橫覽七十二州督撫藩臬竟
少帶兵之人亦無門路可以募勇則舍此豫州牧固
無人矣滌帥來函尙不滿意其惜之耶抑歎之耶我
見似屬不錯大約石逆入蜀卽令以劉蕭二軍并力
謀之尙須失陷大半如無此二軍則全局皆危不可
收拾劉公早到挽回大半尙可望異日之增人以補
救之天下皆須兵之地天下無帶兵之人是大可憂
矣團練如何禦賊毛公奉檄亦且束手吳木齋一生

立志天下無不可守之城麻城緊要可遂其志此地
係北防正路麻城不失則黃岡漢陽之阻風陽邏巴
河宋埠沙口均穩元宋之際此爲元兵入鄂州之路
而必以先固麻城爲本則固近日北門第一關也

致嚴渭春方伯

徽帥月費三十萬之餉浙帥月費五十萬之餉問其
兵則答曰六萬人三萬人也問其謀與其摺奏則人
盡冒爲吳孫彭韓矣乃急則求此不足萬人之曾滌
帥且惱羞成怒也湖南各軍弟已羽檄交馳然非七
月杪不能到防滌帥詢我以言已酌籌復之仍請集

思益我我將以公謀告之滌帥而不攘爲我私也

致曾制軍

六月二十四日

安慶宜合圍經厚庵希庵雪琴三傑會議決策必有十分把握元公已照辦林翼亦迭函請其毅然行之坦然無疑援賊之進速多寡與他路之成敗利鈍安慶一軍儘可不問志專則神凝也其卷舒操縱必以水師爲根本可穩固無虞安慶對岸水師艇哨無可依泊沅公求江西二營助力防守以杜油鹽柴薪之接濟乞速籌之又坪屢言軍事林翼屬其舉國以從公指揮近狀何如官帥復奏左公督辦難期速效舉

劉入蜀與鄙見同細思督撫多半不能帶兵又無門徑可以募勇舍劉公別無可舉少荃帶勇多年中道自畫若一勁到底必有可觀兵事尙早毋卽厭苦也揚州水部都督亦須另籌陸師萬人以翼之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近因澹公撤卹頗致悲憤錄原奏及 旨求指示如何爭正之義及措詞進奏緩急之宜如可掣銜會奏庶幾此心乃安

復金逸亭伍次蓀

六月二十五日

蘇州十三日寅刻失守張壁田十四日退至杭州可爲痛哭接次蓀二十一日手書領悉懇切次蓀尙謂

常州未失狗逆正在相持似不盡然春閒我欲救景
越無人以爲然至今恐不能救不可救而又無能救
矣秋冬之閒必挾全力西犯謀楚旁擾橫軼以圖牽
掣我師不可不預爲憂思準備如山內之兵應禦於
境外則兵當在前擇霍六固始商城等處駐紮如應
禦羅麻之閒則恪守希庵先生遠勦近守之法兵力
當注重於黃州之上或羅田松子關三四千人麻城
大小界嶺三千人黃州三千人及是時閒暇以兵駐
之該處未有新修礮樓卡關並無人守若以夏令派
人守之逐日加修則勇丁不致自逸而工程完固防

備益堅且無事時之勝著也鄙見如此未審孰當應請斟酌機宜迅卽示復爲企鄙見兵愈遠而力愈分懷桐是第一關鍵天堂是第二關鍵懷桐未復天堂不可無兵其地可以控制數州縣而又常有糧米可採也鄙意兵事以夸大矜張驚遠爲忌收歛固齎切近爲貴霍山余軍應否撤回天堂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爲守又以五百人或千人分守霍山西後五十里之土地嶺此隘聞五百人可守然未親歷其境尙祈詳悉函復又有流波磴之觀音坎大尖門此處現已修關各派百人守之力必不足也似此布置只

棄去霍山一城而天堂既有兵二千五百人其土地
嶺觀音坎大尖門羅田松子關麻城大小界嶺又分
去八千人似山內已可有備而潛山太湖英山蕪州
蕪水宿松可穩此計似較穩也或曰不如合力遠勦
然弟總不以爲妥請公同酌量審重計出萬全明以
告我月前曾以此意隱約函致幹臣會亭亦不能深
喻其意也

復曾制軍

天下人心更有挾夷以求寵利者是又孟子所不及
料也林翼服作梅方面愈作梅爲我定計向晦不看

公事不寫信初更上牀二更靠枕五更卽起服藥粥
一椀行之甫三日頓覺精神大益總須師丈之有恆
心乃敢自信其有效也本年春閒將散營盡歸禮堂
志在得統將者已三年矣幸得統將而不知畱些散
營亦有分撥之益禮與希均不冒撥兵與人昔年迪
庵則專意撥兵與人其純忠在此其失機亦或因此
大軍駐祁門賊所深憚張家灘暫可無妨乞酌之凱
章四千人已到袁州浙中乞師俟次青季公凱章到
齊再酌大致須萬人出浙江萬人出揚州又二萬餘
人謀皖南三萬人謀皖北然後丈之大勛可集鄂中

竟無方解浙餉部文言解到浙江以供文用鄂中應
改爲解到丈處以供東征之用耳

致會觀察

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概行逼近直至車經渡
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爲根本故
前濠後濠安慶宜之他處尙不盡然也林翼在太平
架李忠武在洪山預議後濠乃各於後面十餘里興
工其時惟邢星槎遵依靠實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百
逆到後則後濠變爲前濠人又嘆其巧此議本出於
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

復楊厚庵軍門

六月二十六日

安慶合圍之事經韓范諸公謀之同心同力成此美舉必能計出萬全弟前復沅圍先生書已極力贊成矣承示沅部深溝高壘堅守不戰卽拔賊竄至可恃無恐惟東門外須添營扼截直抵江岸則圍師接濟可由大江運送城賊糧終有時而盡可望成功仰見碩畫老謀算無遺策至迎勦援賊希庵當可獨任其難不至抽調圍師也

復余會亭

六月二十七日

足下擬俟礮卡落成以二營駐於霍南之三石嶺白

沙嶺一帶以一營昇於六萬寨之前以二營駐於種
西之樂兒嶺後路爲大尖門觀音坎各處策應之師
所擬大概各情有不得不分之勢而鄙意仍嫌其分
而力單處處有備轉恐處處無備仍須隨時斟酌惟
聯絡前路舒六水旱各團囑其穩守自固切勿出戰
專劫賊後之糧并以虛聲夜襲使賊驚疑斷不可於
日間浪戰并令各處概將新收之稻入寨入團的是
切要之事蓋清野則賊無所掠堅壁則民乃有所恃
而不恐古今平賊之畧不出於此可隨時董勸激厲
之做處并允察核尤爲出力者代爲奏獎以作士氣

而固民心

復舒都護

六月三十日

承祧乃閣下家事無可代謀俟功成後自有調處之方目前聽之而已弟與兄同心同力相期共濟時艱前將尊函附寄省中以扣分爲大眾公議所關恐累閣下聲名所需公費弟已飭糧臺另籌此事應請嚴切禁止閣下雖無近利之心誠恐爲人所誤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兵弁聚處營盤無故不準擅離軍法自肅馬隊占住民房無惡不作深堪痛恨其有攜帶女人同行者尤爲不成事體大千軍令種種不法閣下

既有所聞亟應從嚴參革萬勿徇縱至切至禱

復金觀察

七月初一日

得信知尊夫人殉節十年化石一旦寔真義烈千秋
流芳不替可以愧今之官太保督三江而下賤無恥
不堪爲尊門作奴婢矣老兄之門有烈女老兄亦且
不朽其勉力自愛講究兵事以將國難而報家仇
毋過戚戚

復曾制軍

七月初三日

手教具悉一切東流湘後營應候厚庵酌調建德寶
右營獨防張家灘之賊亦恐孤力不如檄寶營他起

防張家灘而分其勢卽以寶右營移安慶對岸爲安
賊勢賊情殆以上游堅城壘作守局而於吳越地
方蠶食殆徧儻宣城不守則進兵之路阻遏不前既
孤來蘇之望亦非軍機之宜宋國永鄭陽和楊鎮魁
等可先救甯國則吳越之賊必有所返顧而不能逞
廣德一帶軍威旣振則杭州亦可幸存

時周天受尙
守甯國府

致各牧令

頃接彭守禹門來函據稱蘄州東路邊界與廣濟接
壤之柳樹山等處有不法之徒煽惑愚民習教之事
並有大冶縣教匪逃往該處被其勾結約會定期聚

眾滋事等語民之訛言懜莫之懲現有便道回省駐防勇丁千餘名密飭吳倅幹臣由蘄州驛路並巴河一帶沿途查辦應請足下會商彭守相機而行訪查實在情形速即稟覆實爲至要

復李少荃觀察

七月初六日

鹽務不難在本剛正不撓之節而出以條理精密之才堅持不搖如放棹中流只須三五番風浪卽穩渡矣東南諸公袞袞登場以我視之均有嗜欲而無性氣聞公之風將始疑之中謗之繼且畏之求之望公憐之矣與若輩同事只賴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

與患得患失之人同處非如公之強固不易自立也

致官揆帥

七月初六日

前任黃州府金菊仙先生於咸豐三年粵匪復竄楚北殉難黃州其妻女眷屬先於二年鄂省被陷時亦俱殉節闔門忠義大節凜然洵堪矜憫查金故守在楚所至之處廉正愛民其治績優異年來無此好官忠節之概賢良之治實令人追感不已身歿之後不名一錢茲其胞姪鵬程廣文赴鄂扶柩歸里長途跋涉資斧艱難其家只寡媳幼孫尙在休甯也應請中堂俯念該守爲鄂省第一賢良爲一國捐軀一門全

節與潤春義渠伯符諸君子通商籌度俾其忠骨五
棺早歸不致久淪異地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是所至
感附上該故守行狀並乞賜覽林翼向不識菊仙先
生而每聞其德政品節欽佩萬分如蒙中堂仁人優
厚忠良林翼願以二百金埒入贖單之後七月歸款
寄交省中並以埒聞

致韓南溪觀察

七月初八日

左公入蜀蜀重入吳吳重然合則兩利分恐兩傷惜
不能合也弟之舉劉入蜀爲蜀謀應如此田忠普特
營官哨長才耳湘人保之太過黔人爭之太力以致

古史考卷之二
樞廷以爲異人實則此等勇士近年所在皆有以言
將畧將才則未也終恐誤黔并必誤楚

復多禮堂都統 七月初八日

奉到惠函具悉一切惟攻堅非至謀扒城尤非善策
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相抗精銳徒傷士氣不振卽如
老兄目前攻二壘帶傷及不列等不報者約千餘人
若再以梯攻城不知又傷多少數百年無扒城得城
之事惟賊亂賊遁乃有扒城而入者卽古史所載戰
事亦然應請老兄審察賊情別籌良策扒城之議決
不可行偵探一節尙希留意實爲至要希庵來言者

兄勤勞太過尙祈節勞自重爲囑

復荊州府唐蔭雲

六月初八日

蘆花餘黨不分畛域嚴密查拏所辦甚妥不必飭知
潛江各處門丁劉海珊及舒李等搆逐爲是差竄徐
順及全得升等應飭汪令迅卽起解居今日而圖治
總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非用吾霹靂手段不能
顯菩薩心腸道法立知恩而賢太守之功德遠矣

復李少荃觀察鴻章

七月初十日

今春論和春秦定三向榮均是用違其才又極論田
興怨之不可大用劉富成一夫之勇不可爲大將左

公謂我刻殆因此也。歷年江南人論兵將均極寬宏，
仁恕掩覆過失，羈縻勿絕而已。實因其人志氣不能
自爲，不知兵事故於兵將多恕詞，又其識見不屑爲
兵將，故於兵將多鄙詞，以爲戰陣之事非此輩不可。
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

復舒輔廷副都統

七月初十日

奉到惠函，具悉清恙，未瘳尊體，大不如前，系念綦切。
惟時局艱難，正聖主憂勤之日，非臣子退閒之
時。老兄德性忠純，軍心感戴，正須加意調攝，力保危
盪，以繫眾望。去之一字，微論義不可言，卽以病狀上

聞亦未必邀

恩準也弟孱軀久病精力已

十分頽廢而時艱勢危亦不敢不免竭其愚尙望鑒
衛榮調艱難共濟是則私心之所切禱耳至令弟輩
公之事彼自不肖非老兄之過弟義應直言兄已懲
辦卽是大公無私此等事不必畱在心中不可因此
而積鬱在心天下情形日見艱難弟與兄惟有盡心
竭誠力所能及者勉力爲之而已此後弟兄同命始
終并無二心尙祈鑒之諒之

復會沅圃觀察

霞仙信二件均到所論自正大此公宜助條帥滌丈

任重事煩東至於海南至嶺外北及齊魯滕薛之交
其西則及蘄黃并長沙本郡所屬之壤土矣非才不
濟全視乎人才多寡以定興衰公亦須力函懇之求
才當如白圭治生之法不得不止公其助力代求之

致六安州鄒季棠 七月十一日

翁中丞來函已調盧又能他處而派吉鎮來六安吉
鎮何人所帶爲兵爲勇虛實強弱之數何如應請密
示六安地衝要非強兵萬餘難以應敵若州城有水
可恃則次等兵勇布置守禦不缺鹽米火藥亦可守
而不失如吉鎮有志城守切祈早爲籌度以據城堅

守爲主俟賊來時小股則相機鵬勦大股則堅忍不出以挫其鋒嚴飭地方堅壁清野以挫賊勢而伐賊謀城不可得野無所掠賊必不假途六安矣

復會制軍

七月十二日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

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聽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
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絃未有不潰敗
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
爲何如甯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必有
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
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
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竟者守於竟外林翼
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
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
綱領遊夏不復贊詞

復臨利縣唐鶴九 七月十三日

足下以士行之勤敏行李冰之事業循良作用知與庸更不同隄工堅實落成監民百世之利也慰甚齋匪坊匪亟應確訪嚴防惟足下曉諭士民切實訓練是所至企

復閩丹初農部 七月十四日

治軍以整綱紀爲先務而不在小費舒營弟嚴行函致革去各官頃得舒公函咨可感可敬此公忠良惟惜少欠精明耳然果精明又恐未必如此之忠良幸以公費優待之責人以嚴不能不養人以寬也

復顏相廷軍門 七月十五日

奉到惠函并抄示襄陽士民公稟敬承一切驥公德政在民襄人愛之如嬰兒之戀慈母可感可敬襄陽近年以來全恃公與驥公作長城之倚賴羊叔子杜武庫不得專美於前矣惟皖省上游須有大員駐紮前因驥公遷擢皖臬業經揆帥奏留楚軍就近辦理於民事吏事均有裨益已奉 恩旨俞允矣

致襄陽府啟薌圃 七月十五日

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濬濠修壘諸事亟應集費釐成力求實濟得驥雲廉訪來函據

稱樊城濠工現飭陶營官督率勇丁接辦並另雇工匠佑造礮樓其濱臨襄河不能建礮之處修砌牛馬牆彌縫其闕至老河口毗連豫省市廛繁富爲捻逆之所垂涎自應一律照辦查樊城商民多懷觀望房租捐輸款項日久未經取齊爲該商民自衛資本自保性命尚不領悟可謂至愚應請閣下嚴切曉諭趕緊興修並嚴行勒限堅實落成爲要

復郭筠仙太史嵩燾

滌公季公均憂危疑畏丈獨居承明之廬亦不可久退歸義也天下大事惟有德者勝之丈欲徇小廉而

不急救大難不知丈之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薄劣近年病久滌公季公均爲憂之魚勞則頰尾鶴孤則悲鳴亦丈之所心閱也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會懸榻以待擁篲而迎林翼一息尙存非師保護持傳教之不可成立尙乞鑑亮壽山調入滌帥營中使之依滌依季可申其志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獨入蜀申非所宜也政府不可與爭疆吏亦不宜多言外事丈旨精微敬存不忘

復荊州府唐蔭雲 七月十九日

時事之壞壞於人心澆薄人心如此天意不卜可知
匪黨連結滋事亟應嚴密查拏常澧隔省之處不必
行文行之無益各處官吏苦無實心辦事之人徂目
前之安而釀異日之巨禍盜賊充斥職此之由承示
委員察訪辦理極爲妥善另札出境查拏惟閣下相
機行之可耳抽釐助餉知我罪我皆所不辭而此一
片救人之苦心要可以對蚩蚩之氓而無愧沙市各
局紳弟非謂其不好特錢本不好奈何使非破除俗
見妥立章程餉錢滯礙難行徒以遂市儈侵漁之計

耳

致李希庵方伯 七月十九日

駱公來函索求朱品文劉重槐于高勝之營斷難應允劉重槐久隨麾下尙可練成大器近人均誤於討便宜享現成之福不知兵將非苦求苦索自選自募雖有亦不得力也夫精兵良將亦須運用得法乃能有成近人因 朝命言及湖北卽專意向湖北派兵湖北何能以一省供應各省哉 天子之命殆如父母之心見不肖子破家必令勤苦子分與以財在天心則至仁而大公也其如子孫之力不及何

致曾沅圃觀察 七月十九日

奉手教所見遠大卽如尊旨治將亂之國用重典治
久亂之地宜予生路尤爲卓越不刊之論

致李香雪都轉

七月二十日

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
商政之季年苛察而周政則只言所重民食喪祭秦
政苛刻而漢政約法三章弟昨以所重命題卽此意
也

致嚴方伯

七月二十日

勘災徵糧核實爲重我輩所爲何事不爲民生起見
豈爲富貴自封如盜賊攫金之志哉我兄言做大官

須從百姓做起知此則知稼穡之艱難民之情僞矣
今某官至以筆墨欺飾真文字澆漓之頽風也諛詞
遁詞害政害事

致官揆帥 七月二十二日

間尊體日漸復元應健脾胃爲主脾胃者人之元氣
也潛山天柱漢代尊爲南嶽漢武巡狩由盛唐至潛
登天柱泛舟樅陽射蛟潯陽江中卽其地萬山崑龍
獨產天堂野朮土人以繩縛腰別繫繩樹石閒跳身
絕壑懸巖閒以采之惜所得不多弟服之大效其和
平中正如老兒性格付上一匣許野朮三十五枝如

試服有效秋冬更可購覓奉上

復島口釐局但少村湘良

七月二十二日

釐務無苛無縱辦法自得其平另示錢漕一節立法
初新陋規徐起自應嚴札查辦細思此事亦因散戶
之不急輸將使包戶得乘縣令之急而抵其隙至包
戶納賄則包戶有權而窮民受害已函致藩臺密札
訪查必須澈底根究也

復宋雪颿工部

七月二十六日

直夫不能任戰而小心謹飭非大帥才因人成事則
有餘獨謀獨斷則不足江北可危鄂力不及此皆不

便明言之隱情也滌帥不能急搗蘇常近日有通籌
全局疏稿抄寄台端可以得其大概夷情必有舉動
海防最爲緊急不戰而和示之弱矣折衝樽俎未可
易言然本年斷不可議和也農部借約萬不能行物
力愈艱民生日困安得有餘資以供借票陸給諫力
爭鄭聲聞風起懦不禁以手加額正色立朝可以卻
敵可以平賊矣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六終

